

满池清韵

◎ 顾军

我家住在河岸边,每天早晨送完孩子回来,我便会河畔一个人静立片刻。觉得这条河在这个时节,才显出它最动人的风姿——半河荷花,亭亭而立,荷叶如盖,层层叠叠铺展在水面上,荷花绽放,红的如霞、白的似雪,风过处,清香浮动,仿佛天地间都浸润在一种清冽的诗意里。

“接天莲叶无穷碧,映日荷花别样红。”杨万里的诗句蓦然浮上心头。眼前这景致,虽不及西湖浩渺,却也自有其清幽之致。荷叶如碧玉盘托着晶莹的露珠,微风拂过,露珠滚落,叮咚入水,宛如清廉之心,不受尘染。我凝望着这满池清韵,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共鸣。

荷花,自古便是高洁的象征。周敦颐在《爱莲说》中赞它:“出淤泥而不染,濯清涟而不妖,中通外直,不蔓不枝,香远益清,亭亭净植,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。”这不正是我们人民警察应有的品格吗?我们身处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,如同荷花生于淤泥,却不能为淤泥所染。执法如山、守身如玉,正是我们日日警醒的信条。

风又起,荷叶翻卷,如碧波荡漾。一茎白荷在红莲丛中格外醒目,素净如雪,不争不抢,却自有其风骨。这让我想起王维的“竹喧归浣女,莲动下渔舟”。莲动,是因风,也是因舟行水上,扰动了它的静谧。身为人民警察,何尝不是那“动莲”之人?我们穿梭于晨曦暮色、市井街巷,出入于行业场所、案发现场,接触形形色色的人与事,难免被世俗之“风”所扰。但只要心中有定,如莲之“中通外直”,便不惧风浪、不惑于利。正午时分,骄阳似火,荷花在烈日下依旧挺立,花叶虽有些卷边,却不萎靡。一名前辈曾对我说过:“干我们这行,最怕的不是辛苦,而是心累。但只要初心不改,再难的案子也能破,再复杂的局面也能理清。”是啊,清廉不是一时之举,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。就像这荷花,从初夏到深秋,始终如一地绽放,不因无人欣赏而凋零,不因风雨侵袭而退缩。

傍晚,我再次踱步河畔。夕阳西下,余晖洒落,水面泛起金光,荷花仿佛披上了一层霞衣。河岸传来孩童的嬉笑声,几个孩子蹲在岸边,拿着网兜在荷叶间捞鱼捞虾,爷爷奶奶们则在岸边聊聊天、扭扭腰、跳跳舞。这安宁祥和的景象,不正是人民警察日夜守护的成果吗?我们打击犯罪、调解纠纷、巡逻防控,为的不就是这寻常巷陌的烟火安宁吗?

“惟有绿荷红菡萏,卷舒开合任天真”,李商隐的这句诗在此刻显得恰到好处。荷花的美在于它的自然与真实,不矫饰、不媚俗。而人民警察的美也在于这份真实——对群众的真诚、对法律的敬畏、对职责的忠诚。我们不必刻意标榜,只需如荷花般静静生长,清香自远。

夜幕降临,月光如水,洒在荷塘上。蛙声四起,虫鸣唧唧,荷香更浓,花叶上似有点点微光。这光不耀眼,却坚定;不张扬,却有力。它象征着一种承诺——对公平正义的承诺,对清正廉洁的承诺。

风又起,荷香愈浓。身后是满池清莲,眼前是万家灯火。



送行

◎ 赵国庆

诗与太极

◎ 王志刚

收敛;往日急于求成,而今学会顺势而为。

闲时,烟茶氤氲,兴味所至,也学写诗。诗是荒寒之道,爱诗之人,心是纯净善良的。我曾写过一首诗述怀:“闲来静处拂心尘,铅华洗净始见真。逢时遇景觅小诗,荒寒之道伴浮生。”诗这东西,说来也怪。年轻时读诗词,终如雾里看花。如今年岁已长,世情渐透,才真正读懂“采菊东篱下”之闲适,“坐看云起时”之淡泊。诗,是生活的回声。写诗不必刻意求工,不过是拾取光阴碎片,但将眼前景、心中事老实地来便是。院中花木,皆可入诗;太极气韵,亦成诗境。我写晨练时的“白鹤亮翅”“云手翻成松影动”,也写落日下的“手挥琵琶”“一抹斜阳入我诗”。诗句虽不华美,却有温度,如老友问候,似心底清泉。

打拳与写诗,一动一静,看似不相及,实则本源相通。打拳时,意念在先,动作随后,犹如写诗时意象涌动,字句方随之流淌。一套拳打完,气贯周身,神清气爽;一首诗写成,

心绪澄明,烦忧尽消。二者皆是将胸中块垒化作无形之形、无象之象。太极予我以形,诗赋我以声。一个让我在缓缓运转间,感受气血与四季的流转;一个让我在轻轻吟诵中,听见岁月与灵魂私语。一个使身体于徐缓中积蓄力量,一个让心灵于静谧中生发芬芳。它们教我不必追逐喧闹,无须畏惧寂静,只需安守自己的节奏,从容生活。不急不缓,不慌不忙,于呼吸之间,与自己、与世界温柔相待。

那日打拳时,忽得两句:“拳收晓风凝白露,诗成秋月泻空庭”,自觉略得其中真味。打拳非为争强,写诗不是炫技,都是老来与自己和解的方式。四十余载立于讲台,大多讲别人所讲,如今打拳写诗,才真正听见了自己的心跳。昔日在讲台上播种希望,今朝于太极与诗中收获宁静。岁月像一首长诗,人生如一套太极,慢慢走,轻轻吟,随顺其势,便已足够。人老了,别无他求,但能每日打一套拳,偶得数行诗,记录这平凡生活里的微光,便觉岁月静好,此生无憾。

肺结节疑云

◎ 晓风

九月初的一个清晨,我意外接到体检中心的电话,告知我的肺结节存在问题,建议尽快复查。放下电话,我心头不由一沉。先生听闻,面色也随之凝重——难道肺癌找上门来了?

我仍抱着一丝侥幸:如今查出肺结节的人不在少数,我的运气不会这么差吧?先生说:“这事可不能大意。”他翻出我去年的体检报告,发现那时结节已有3—6mm。我立刻电话咨询一名从医的同学,得知肺结节若超过7mm便需重视,通常建议手术,且需做活检进行病理分析才能确定良恶。做手术,那全家的生活节奏岂不要乱套了吗?当夜我又向一个动过肺部手术的同学讨教,越听心里越发毛。

第二天,我在丈夫的陪同下,

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赶到通大附院。严煜医生看出我们的紧张,宽慰道:“先别自己吓自己。现在很多人一听说肺结节就恐慌,加上网络上的片面宣传,总以为肺结节就像定时炸弹,迟早会变成肺癌,非得尽快手术,其实是一种误解。”他从案头取出一份国际医学期刊,告诉我们有研究显示,肺结节中恶性的比例仅占5%。

严医生从电脑系统中调出我近五年体检的肺部影像,逐一比对,耐心讲解:“你看,这个结节五年前就已经存在。”最终结论是,五年来结节形态、大小与质量均无明显变化,暂时不需要手术。“你们可以放心了。”他说,“还有一个微小结节,基本判断是炎症。开些药给你,三个月后再来复查。”

心中巨石终于落地,我们趁势

请教:“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有肺结节?”严医生解释,并非肺结节变多,而是影像技术日益进步,以往难以发现的微小结节如今已清晰可辨。

回家后,我们特意查询了严煜医生的资料,才知道他是通大附院胸心外科主任医师、教授、硕士生导师,兼任多个医学会职务,从医以来成绩斐然,实为业界翘楚。尽管他现在已年届七旬,却仍活跃于体检门诊,并孜孜以求,笔耕不辍,持续发表学术论文。案头那叠中外文医学杂志,是他专业追求的日常见证。

真没想到,一个大专家对我这个素昧平生的求诊者如此耐心亲切。严煜医生用专业与从容化解了我们的焦虑,也让我们目睹了医者仁心。

回家的路上,秋风送爽,马路两边的行道树绿荫如盖。